

严州的书院

□ 汪国云

庐县城东严陵山（今富春山）下。绍定元年（1228）知州陆子通辟书院于钓台下。葺高风阁，置经、史、子、集，训迪严子陵、方干二家子弟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金华王似知州事，始辟斋舍。十一年知州赵汝厉拓建。官厅左为先生祠。羊裘轩、客星阁悉仍其旧。官厅右为讲堂，北为复屋，南临流为阁。有明善、希贤、尚志、修己四斋。院之右山腰有亭，岁久倾圮。元至正元年（1341）总管罗廷玉、山长沈元鼎兴修屋49间，未几毁。明正统元年（1436）知府万观始重建。傍辟二轩，山腰仍建亭。弘治四年（1491）知府李德恢重建。久圮。

龙山书院：在建德县乌龙山麓，或言宋范仲淹建，俟考【龙山书院在《严州图经》《景定严州续志》中均不载，《严州府志》（万历）《严州府志》（光绪）均未言创建者，唯《建德县志》（民国）言为范仲淹建，未知何据。】旧址在严州府治拱辰门外，久废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建德县知县项一经改建于兴仁门外，后圮于水。明淳安人徐楚有《龙山书院记》【见《严州府志·艺文志》（万历）】然所言却为万历元年（1573）知县陈文焕建会文书院事，未解。

石峡书院：在淳安县治东北五里。原为宋儒邑人方逢辰（淳熙十年状元）讲学著述处。榜眼黄蛻、探花何梦桂同时讲学其中，从游者达数百人。咸淳七年（1271）度宗皇帝赵昀赐“御书院”额。元至元初，江南浙西按察金事夹谷之奇，请敕先生长子方梁任山长。方梁置居仁、由义、复礼、近知四斋。课程如六经、三史、通鉴纲目、近思录、通书、西铭等。后教弛而学废。至大三年（1310）县尹爱祖丁以兴学为己任，重修学斋，以奉祀方逢辰、方逢振、黄蛻、何梦桂，王应午任院事。明代几度兴废。

会文书院：在建德梅城。明万历元年（1573）知府陈文焕建于城北乌龙山之麓。堂楹、号舍、楼阁、池塘、庖廐、垣墙均备，并有官府划定

的口粮。陈文焕朔、望日入学舍与诸生辨析经文，并亲为校艺，即便数九寒天仍坚持不辍。教学以穷理尽性为要务，以正心修身为根本。三年后，陈文焕任满还朝，书院逐渐衰落。

文渊书院：在建德县，旧址在府儒学东。清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知府吴昌祚始建，向严州六县延请掌教。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知府富绅重修；二十一年（1756）知府天府吴士进率六县聘延掌教专司课迪；四十四年（1779）知府木和伦修葺。嘉庆八年（1803）知府张丙震重建，改名“双峰书院”。东西新立号舍12间及堂后小轩静室。道光六年（1826）知府聂镐敏改大门为南向，里人夏琼林让宅拓基，出资起造头门5间，并增桃李门；十三年（1833）署守刘荣珪重修丽泽堂和经训楼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因太平天国运动被毁，但架木尚存，知府戴槃修复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大水入城，院墙冲塌，知府刘忠标大修，改名六睦学堂。二十九年（1903）知府黄书霖又改名严郡中学堂，聘县绅吴逢庆为监督。因绌于经费，仅增英、算2科，体制与书院无异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改归省立，更名为浙江省第九中学堂。1912年改称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校。1940年7月改校名为浙江省立严州中学。

宝贤书院：在建德县。旧址在府治和义门外，即宝华寺旧基。清道光六年（1826）二月知府聂镐敏开浚西湖，建书院于宝华洲，名曰“宝贤”。九月间，移疾归，又捐银币100圆。八年（1828）知府刘荣珪，准董事童占元、胡廷望等人，请筹拨公项余钱1500余圆，与前100圆合存典生息，以助生童膏火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因太平运动而毁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知府宗源瀚建造头门5间并筑围墙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知府宗源瀚建造头门3间；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建德县知县刘毓森捐廉重建，并延请掌教，县绅朱杭、包汝超、陈元善、张心谷、吴逢庆、吴拱照、严正鹤等七人董其事。后知建邑

事谢仁澍殷勤督课，亲为评文讲解，造就不少人才，一时称盛。

狮山书院：在遂安县治东。宋状元詹曩故址。其后有巨石几蹲。宋时建亭其上，名状元台。即其地为以馆。明隆庆六年（1572）知县吴搨谦葺为书院，置田二十九亩三分。万历年间知县韩晟改名五狮书院，复置田三十二亩四分。

屏山书院：在寿昌县。清道光二年（1823）知县疏葺建。有堂、筵、门、棂、斋讲，诸生肄业有房十余间。门外有清流映带，旁有园可植花卉，为游憩处，其后有山巍然如屏，故名。“一时文人士负笈门墙，横经几席，陶淑于礼乐，涵濡于道德，发于文词，见于行事，济济祈祈，日新月盛。”咸丰十年（1860）焚毁。1917年改建为屏山初、高两等小学校。

兴贤书院：在分水县治西北。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知县徐鏗建。中为讲堂，后为课堂，外为大门，各3楹。翼以号舍，东西凡20楹，规式宏敞。后栋宇颓圮。万历三年（1575）知县方梦龙增修，改名志学书院。三十二年知县卢崇勋重建。久而倾圮。清道光四年（1824）知县饶芝奉知府聂镐敏谕重建，更名玉华书院。“又劝捐田百余亩，钱八百余缗，存当起息作生童膏火资。令诸生科试前列者四人掌其事，三年一易。”二十三年知县王承楷重加整理，定章程十六条悬之讲堂，其事于府立为成法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毁于兵燹。同治八年（1869）知县吕懋荣将邑故绅王梦锡住宅改作书院，仍以“玉华”名，距前书院故址约100米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知县李续祜修葺改为县学堂。

另外，严州还有默山书院、丽泽书院等38家书院被列入《中国书院辞典》词条。

严州的这些书院，不仅为六县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，而且赓续为六县近现代教育的基础，这在严州史尤其是严州教育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但是，传统的书院已经成了昨日黄花，书院似乎成了一种没有实际意义文化图腾。古严州境内有记载的书院48所，绝大部分已经无迹可寻，少量遗存下来的书院旧迹，如淳安县境内的半亩方塘、大观亭，是朱熹当年的讲学之地，现今成了景点，只供游人参观而已。

书院文化的现实意义

□ 白云

在中国流行了1000多年的书院这种古老的办学形式，在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的。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利用这个形式，加入新的内容，使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。书院就有很多特点：管理机构一般比较精干；经费来自多种渠道，书院能独立自主；学规学则灵活多样，等等。笔者认为，从基层实践来探索书院文化的现实意义，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：

一是学生素质教育，书院大有可为。我国历史上，民间创办的书院，起到了补充官学不足的作用。现在，国家投资办学，教育事业不会像古代

那样依靠书院来承担重要责任。但是，书院还是有他生存的空间和价值的。学校，一般都有严格的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、学分计算、教学组织，一切都要标准化、计量化。学校在目前竞争的情况下，为了比分数、比升学率，往往顾不上素质教育，很多内容反而是由民间在承担，比如民间个人开办的各种培训班：书法、美术、音乐、写作等。从素质教育的角度言，不妨让书院占有一席之地，充实现代知识内容，民间书院与正规学校并举，互为补充。现在社会上私人举办的各类培训，可归类到书院中来，加以提高规范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
二是传播传统文化，书院精神可

鉴。中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，有极其优秀的文化传统。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，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。书院有着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。我们可以借助书院，对广大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。同时，也可借鉴外来文化，广泛传播先进文化，教化乡民。文化的传播，需要许多有心智的文化人共同努力，一座书院，它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，要看主办书院者的人格魅力和学识修养，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外部环境，社会各界要给予理解和支持。

三是解决居民阅览问题，书院可行。我市机关干部中，有不少同志爱好读书，喜欢买书、藏书，有些还被

评为杭州市的“藏书人家”“书香人家”“书迷”等。但是，这些同志个人的藏书量再大，如果只藏在家里，个人读书时间和精力都有限，不能充分发挥图书资源的作用。去年，经市文广新局批准，个人创办的大同书院，是近年来本地正式创办的第一家书院。但是，书院要办得有影响力，办出成效，还需要时日。如果相关部门和单位制订相关政策，采取一定的措施，鼓励藏书量大的干部职工、教师职员等到乡义务创办书院，则可充分发挥这些同志的藏书资源个人的文化优势，占领城乡文化阵地，为促进农村文化建设出力。